

□本报记者 廖钊勤

5月末,暖风吹进衢州市柯城区昌和幼儿园,露台上的一片绿悄悄转了黄——幼儿们种下的麦子熟了。大班幼儿纷纷跳进这片迷你“麦田”,用他们的剪刀“咔嚓咔嚓”地收割着丰收的喜悦。尽管幼儿们的动作有些笨拙,副园长姚津却很满意:“我们想让孩子亲眼看到面包的原材料,亲身感受麦穗的粗糙扎手,这些都是无法从屏幕中感受到的。”

5月19日,教育部以“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”为主题,启动了第十五次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。当数字产品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进入童年,我们该如何守护儿童?带着这个问题,记者走访了省内多所幼儿园。

看不见的“电子伤害”

作为数字时代的“原住民”,幼儿接触电子产品的年龄越来越早。2024年,一项以浙江省婴幼儿为样本的研究显示,超过八成的幼儿在2岁前就开始使用电子产品。

数字化手段可以促进儿童的早期语言和认知能力发展,拓展教育资源边界,这也是许多家长递上电子产品的理由。但便利的同时,风险也在滋长。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显示,青少年近视呈现低龄化趋势,6岁儿童近视率已达14.3%。长时间盯着屏幕,幼儿睫状肌持续紧张,易引发不可逆的真性近视。除此之外,不加节制的屏幕时间还会挤压睡眠与运动时间,影响肌肉和骨骼发育。

更深的危机体现在心灵成长上。在安吉儿童村幼儿园,中班幼儿小磊常把网络流行语挂在嘴边,情绪易怒,甚至常和同伴发生肢体冲突。园长袁青与家长沟通后了解到,这可能是小磊长期沉迷短视频,导致认知、语言与情感发展受阻。已有研究证实,过度的屏幕接触会干扰幼儿大脑的正常发育,长时间沉浸在屏幕中,不仅会削弱幼儿的专注力,也容易造成情绪波动和人际交往障碍。

越来越多的幼儿园和家长开始意识到,“电子保姆”并不像表面上那样靠谱。数字时代既为幼儿各方面的发展打开了一扇窗,也带来了更为复杂的挑战。事实上,数字化互动与学习方式在早期教育中的应用已不可逆转。因此,当下的问题已不再是“用不用”,而是怎样为幼儿提供更适宜、更温暖的支持。一些幼儿园从“真实”二字中找到了答案。

让“真实”成为数字时代的良药

一些幼儿园率先尝试少屏甚至无屏的园所设计。在衢州市柯城区昌和幼儿园,集体活动时,教师播放音乐时会主动关闭一体机屏幕,减少不必要的视觉刺激。在浙江师范大学附属台州第一幼儿园,“三机不进室”更成为园方、教师和家长们的共识。幼儿园将电视机和一体机挡在门外,守护的是幼儿的眼睛;手机被禁止带入,守护的则是教师与幼儿之间的情感互动。

这一变化始于园长周甜甜的一个观察:“当教师忙于在手机上回复家长的询问、拍摄活动视频时,常常注意不到一些孩子被冷落了。”如今,每间教室门口都有“手机休息站”,教师必须把手机放进专属盒子才能进入教室。起初教师们不习惯,但渐渐地,她们开始享受这段不被屏幕打扰的时光。靠有一体机和电视机,师幼互动全靠语言、动作和表情,教学却未受影响。“进入心流状态后,觉得全身心地和孩子相处特别治愈。”

具身认知理论认为,认知、身体和环境是一个动态的统一体,教育者应为儿童提供多种感知外界事物的机会,促进儿童知觉的发育和情感的培养。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,许多幼儿园都选择减少屏幕教学,引导幼儿用身体去认识世界。

在安吉儿童村幼儿园,每个班级门口都摆放着石英钟、温湿度计、翻页日历和天气记录表,让幼儿通过实物感知时间与季节,而不是查看手机。户外,高低起伏的草坡、沙沙作响的树林、沙水相融的沙池,以及几截未经打磨的空心树干,构成了幼儿的自然乐园。雨后,树干会长出蘑菇和木耳;寒暑轮回,树干的表皮不断脱落,蚂蚁、蜘蛛、蚯蚓都成了这里的“居民”。幼儿在树洞里爬进爬出捉迷藏,掀开树皮寻找蚂蚁……在和树干的互动中,他们感受着独特的触感和木质气味。

“语言和视频只能传递世界的很小一部分信息,真实的触觉、嗅觉、温度,屏幕给不了。”袁青认为。这一看

法有其科学依据,相关研究指出,自然空间本身充满丰富的感官刺激,能激发儿童的创造性思维,有效提升注意力,缓解压力与焦虑。

当教育回归自然,节奏也跟着慢了下来。教师会引导幼儿观察天空中云朵的形状,欣赏园中的各色花朵;幼儿还会采摘花朵,做成标本。记者注意到,这些花草标本并未标注名称,幼儿如何记住它们的名字?

“为什么要记住名字?”袁青反问。在她看来,幼儿问“这是什么花”时,他们真正想说的是“我想了解更多关于它的事”。因此,教师不会用AI工具直接查找答案,而是带着幼儿观察叶片形态,触摸质感,记录变化,在探究中培养观察、感知与整理信息的能力。“直接给答案反而终止了幼儿探究的欲望,过程中的收获远比答案本身重要。”

衢州市柯城区扬浦幼儿园在园中打造起“商业街”,幼儿们开起了手工作坊、文创店;天台县赤城街道中心幼儿园的幼儿在捣浆、铺浆、摆花、晾晒中体验花草纸的制作过程;杭州市西湖区云城幼儿园的幼儿在竹林中取材,齐心协力为鸡妈妈修建鸡舍……越来越多的幼儿园开始践行“慢教育”,有意识地减少数字设备的使用,回归玩泥巴、水、树叶、积木等低技术媒介,让幼儿在与物质世界的直接互动中成长。

从“手机争夺战”到“陪伴进行时”

然而,幼儿园的“少屏化”努力只覆盖了幼儿的在园时光。当他们回到家中,屏幕的诱惑依然存在,尤其对那些缺少玩伴和亲子互动的幼儿来说更是如此。在安吉儿童村幼儿园,中班幼儿豆豆的家庭生活让袁青颇为揪心。豆豆由奶奶照管,家住村庄一角,周边没有儿童游乐设施和玩伴。奶奶忙家务时,常把手机塞给她,约定的20分钟很难兑现;想收回手机时,豆豆会拿着手机跑开,奶奶怎么也追不上。

记者在走访中发现,这样的“手机争夺战”在幼儿家庭中并不鲜见。家长们的困惑是相似的:给出去的手机,如何收回来?这背后还暗含着另一个更难回答的问题:收回手机后,孩子玩什么?

为了让幼儿回家后有事可做,安吉儿童村幼儿园发起图书借阅活动,鼓励幼儿每天带书回家。此外,幼儿园还主动与豆豆家长沟通,引导他们关注孩子的兴趣。家长发现豆豆喜欢拼豆后,为她准备了拼豆材料。有了充实有趣的替代活动,豆豆慢慢不再需要手机。

周甜甜在观察中发现,许多家长并非抽不出时间,而是不会陪伴。高质量陪伴的第一步,是读懂孩子。家长王女士对此深有体会,儿子轩轩一无聊就会在家里“翻天覆地”:爬沙发、钻桌子、大声哭闹。面对这些令人费解的行为,王女士总是“缴械投降”,把手机递过去。

为帮助家长更好地理解孩子的行为,浙江师范大学附属台州第一幼儿园开发了《游戏图式家庭观察手册》,分类讲解幼儿常见行为及其动因,引导家长理解孩子的成长节奏。图式让王女士读懂了儿子,可新的困惑接踵而至:陪孩子玩什么?幼儿园随即拿出第二样“法宝”——《家庭无屏游戏清单》。这份清单结合幼儿身心发展规律与家庭真实场景,梳理出30个无屏亲子游戏,覆盖排队、居家、户外、家务等多个场景,操作简单又有趣,精准替代各种屏幕使用场景。“情绪揉纸团”“猜猜不见了”“老鹰捉小鸡”……在一阵阵笑声中,轩轩享受着与父母亲密互动的快乐,对手机的依赖也逐



①图为安吉儿童村幼儿园的幼儿在户外玩耍。

②图为杭州市西湖区云城幼儿园的幼儿在合作搭建鸡舍。

渐减少。

除了传授陪伴方法,幼儿园还推出《幼儿电子产品使用公约》,进一步明确幼儿使用电子产品的界限。公约要求幼儿培养自律能力,严格控制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长和内容,同时也要求父母拒绝屏幕安抚,专注高质量陪伴,做好榜样示范,不做双重标准家长。

今年,全国托班家庭的追踪调查显示,家长用手机安抚孩子的频率下降了67%。在家长开放日中,周甜甜看到了更直观的变化:以往埋头刷手机的家长,如今大多抬起头,专注观察孩子的一举一动。

在托班家长彭女士家中,控屏已成常态,大人自觉不在孩子面前玩手机,必要的启蒙内容也只采用音频。然而,她仍然感到“防不胜防”——家中有客人或出行在外时,孩子很难不被屏幕包围。这说明,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,从来不仅仅是幼儿园和家庭的事,更需要全社会的共识与合力。

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研究所所长洪秀敏对此指出,社区应推进儿童友好空间建设,配齐优化户外游戏与自然游戏设施,严控公共场景过度数字化渗透。每一位社会公民都应主动参与幼儿数字成长守护。只有牢牢守住“多方协同、共同守护”的底线,儿童才能在数字时代快乐探索、健康成长,绽放童真的光彩。

在数字浪潮中,守护童年『麦田』

——浙江各地各园『减屏护童』实践观察

回应幼儿在数字世界中的真正关切

□杨妍璐

“妈妈,我要看手机。”这是许多父母时常会听到的话。家长的拒绝理由往往很充分:伤眼睛、怕依赖。但如果只把这样的诉求当作一个“给不给”的问题,就可能错过幼儿真正想传递的信息。幼儿要手机,背后往往隐藏着教育者需要回应的心灵追问:“我被看见了吗?我能影响我的世界吗?我属于这里吗?”从自我决定理论来看,这正好关乎三种基本心理需求——自主感、胜任感与归属感。

首先是自主感,即个体感到自己的行为是自愿的、有选择的。现实中,吃什么、穿什么、何时睡觉大多由家长安排,而手机——哪怕只是简单地滑动相册,却提供了一个小小的、可预测的控制区。幼儿通过“我要看这个”“我要划到那里”体验着“我能做主”。幼儿要的不是屏幕,而是对动作与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掌控,以及对自我意志的确认。

其次是胜任感,即个体在与环境互动中获得有效反馈、体验成功的能力感。手机上的操作对幼儿来说清晰而即时:一按就有反应,一划就出新画面。这种“低门槛、高反馈”的特征,让幼儿反复体验“我做到了”的快感。相比之下,现实中,搭建的积木可能倒塌、画画可能一团糟、系鞋带可能失败。手机成了最容易获取胜任感的工具。幼儿要手机,往往是在说:“在这事上,我能行!”

最后是归属感,即个体感到被他人接纳、关注和联结。大量观察发现,幼儿要手机常常发生在大人自己也在用手机,或大人注意力被其他事务占据的时刻。幼儿逐渐发现,只有索要手机时,大人才会停下手里的活,认真看自己一眼、说一句话。手机成了引起关注的信号。此外,学龄前儿童的学习主要靠模仿。如果爸爸吃饭看手机,妈妈上厕所带手机、奶奶刷短视频笑得很大声,幼儿自然会认为:手机是大人世界最重要的东西。他们通过模仿这种使用行为,来获得“我也像你一样”的身份认同。

这三种需求本是健康的,然而,许

多家长看不到诉求背后的心理线索,往往将之简单归咎于幼儿感到无聊。而一旦幼儿的需求被贴上“无聊”的标签,解决方案就变成了最便捷的方式——递上手机。我们轻易地把无聊当成了需要立刻消灭的负面状态,而手机无疑是最快捷的工具。然而,每当用屏幕填满幼儿的无聊,我们也在不经意间拿走了原本属于他们精神成长的宝贵资源,即“从无到有”的创造快感、情绪的耐受力、温暖的家庭时光。

那么,我们可以怎么做?面对学龄前儿童要手机的请求,不需要一刀切,可以试试三件事。

第一,翻译需求,而不是直接拒绝。当幼儿要手机,先别急着说“不行”。蹲下来问一句:“你是想看动画片,还是想听儿歌?还是想让妈妈陪你一会儿?”把模糊的欲望翻译成具体需求,然后再商量:如果是想听故事,可以关掉屏幕,妈妈来讲;如果是觉得无聊,可以一起搭积木或者出去走走。

第二,每天留出高质量陪伴的时间,哪怕只有30分钟。不在于做什么特别的事,而在于大人是否真的在场。如果找不到事情做,可以问幼儿:“现在这30分钟,你说了算,你想和我一起干什么?”

第三,大人先做“无聊”的榜样。如果大人一有空就刷手机,幼儿学到的不是“手机有害”,而是“无聊必须用屏幕解决”。试着在幼儿面前发呆、看看书、摆弄一盆植物,甚至自言自语:“现在没事干,正好想想晚饭吃什么。”学龄前儿童最擅长模仿,他们会从大人身上学到:无聊不是问题,而是一种可以安然度过,甚至有趣的状态。

学龄前儿童要手机,要的是在这个数字世界里被看见、能掌控、被安抚。而无聊,是他们在现实世界里成长为完整的人所必须经历的精神体验。我们不需要拒绝手机,但需要警惕用屏幕铲平每一寸无聊的荒地。那里本可以长出好奇心、游戏力,以及属于幼儿自己的意义之树。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,不是简单地把手机拿走,而是把“无聊”还给幼儿,以理解回应需求。

(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儿童发展与教育学院副教授、硕士生导师)

快递纸板变身“攻防利器”

□绍兴市柯桥区浙光幼儿园 钱豪琼

在屏幕触手可及的时代,我常常思考:什么才是童年真正无可替代的东西?一次活动给了我答案。

一次户外活动时,几个男孩用塑料玩具枪“对战”,玩着玩着就争执起来。“我打中你了!”“没有!我挡住了!”“你根本没有盾牌!”……争吵吸引了我的注意,也让我灵光一闪:幼儿们对“攻防”游戏的需求很强烈,而那些闲置的快递纸板,不正是制作盾牌的绝佳材料吗?一个同时满足游戏需要、解决材料浪费、渗透环保教育的念头,就这样扎下了根。

当天下午,我把想法说给幼儿们听,活动室立刻热闹起来。为了让家庭成为课程的延伸,我发起了“亲子寻材”活动,邀请家长和幼儿一起收集废旧纸板、讨论盾牌设计。第二天,幼儿们兴奋地抱着各式各样的快递纸板来到幼儿园,有的带来了扁平的鞋盒纸板,有的带来了厚实的家电包装纸板,还有的幼儿迫不及待地分享和妈妈一起画的设计草图。在这个网购普及、快递纸箱随手可得的时代,亲子共同收集材料的过程,本身就是一次无声的环保启蒙。我没有直接给出制作方案,而是抛出问题:“盾牌做成什么形状才好用?怎么做才能更结实?”我想把思考的空间真正还给幼儿。他们自发分组,有的坚持圆形最灵活,有的主张长方形保护更全面,还有的提出要挖观察孔,“既能保护自己,又能看见外面”。

进入制作环节,我退到观察者的位置,提前备好剪刀、胶水、宽胶带等工具,但不介入幼儿的具体操作。

加固环节,幼儿们起初只用胶水黏合两层纸板,盾牌一碰就变形。我没有直接给出答案,而是追问:“有什么办法能让它更坚固?”朵朵想到用宽胶带包边,天天提议粘上纸筒当把手。在

一次次试错与调整中,盾牌越来越结实。这让我更加确信:真实世界里“动手—失败—再尝试”的实践循环,是幼儿最好的学习路径。

在装饰环节,当大家都在用色彩和图案表达自己时,我发现内向的萌萌一直站在旁边,我蹲下轻声问:“你想做一个什么样的?”她说想画星星,我便陪她蘸上颜料。在我的陪伴下,萌萌慢慢放开了,用黄色颜料画了满满的星星,还在旁边画了一个小小的自己,说:“这样盾牌就能保护我了。”当陪伴替代了催促,原本退缩的幼儿也自然地参与进来。

盾牌制作完成后,户外的“野战区”立刻成了幼儿园里最受欢迎的地方。令我惊喜的是,幼儿自发地围在一起制定规则:不能用盾牌打人,要互相掩护……在一次“攻防战”中,面对人数劣势,幼儿迅速商量出分工合作的策略,转败为胜;萌萌的盾牌把手掉了,同伴们立刻围拢帮忙。过程中,我看到了合作与共情在真实情境中自然生长。

制作纸板盾牌不仅丰富了幼儿的自主游戏,更蕴含着深刻的教育意义。家长开放日,乐乐妈妈看着孩子举着自家纸板做成的盾牌,感慨道:“真没想到快递盒能变成这么好的玩具,孩子回家说要把手盒都存起来呢!”从一次游戏到养成良好习惯,“环保”不再只是一个挂在嘴上的词。

现在,我们班的“野战区”又多了很多幼儿用废旧材料制作的“装备”,比如报纸“手榴弹”、纸箱“堡垒”等。每次看到幼儿在“野战区”里尽情奔跑、欢笑,我都深深感受到,守护童年的意义,或许就在于为幼儿保留这样一片天地:在这里,他们触摸真实的材料,面对面地商量规则,在碰撞与协作中理解他人,也理解身边物品的价值。这些都将成为童年里无可替代的记忆。

